

YIN WEI KONG JIAN

隐微空间

郑建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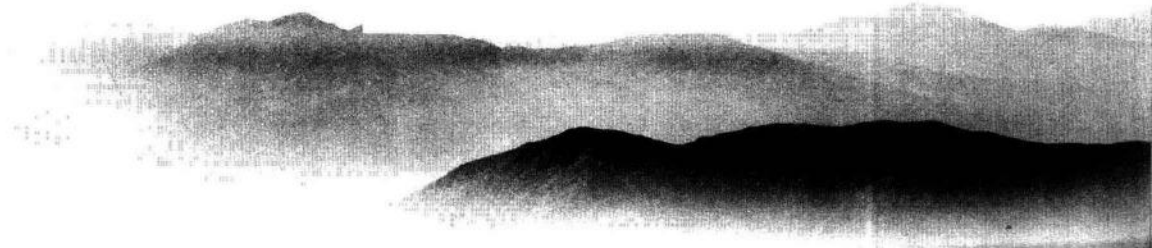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YIN WEI KONG JIAN

隐微空间

郑建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微空间 / 郑建光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06-5947-2

I. ①隐…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567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孙绍振先生

郅正

郅建光

二〇二一年十月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序一：序《隐微空间》

汪惠仁

建光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真的不清楚。有一次他来天津，我出差了。我们没有见过面。但《隐微空间》字句中浮现出的建光的样子，几天来，对我来说倒是愈发真切了。

“我看未必！”倘若是生活和工作中，这种腔调是很刺人的。但这就是建光的说话腔调。他到过不少地方，在热闹的旅游活动中，我看他并没有获得多少让身体获得休养的机会：他厌恶导游和解说词。在建光看来，景点不是用来印证所谓“公论”的地方，建光的行旅实是反思之旅，景点仅仅是他反思的驿站而已。

建光的面前仿佛有一个辩论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这个对象当年似乎站在鲁迅的面前，鲁迅称它为无物之阵；这个对象当年也似乎站在北岛的面前，北岛对它喊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作为对手，在我看来，这对象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建光在它的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它是现时代生活的安排者和执行者，它让一切力量来建构舞台，然后它自己唱戏。

这个道理建光当然懂。但他还是要侧偏着脖子，说“我看未必”。建光只负责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至于有多少人能够听见，又有多少人能在心灵上有着回应，那真是建光不能负责的事了。

建光知道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不是一个喧哗者，他安静地记下自己所能记住曾经的生活，他用自己的深情为自己的村庄编纂词典。

正因为建光力量之微薄，我们才感到《隐微空间》向这个世界呈献着悲壮。

（作者系《散文》月刊主编、著名评论家）

【序】

序二：在风景和阅读中行走

黄文山

我和郑建光素昧平生。但《福建文学》2010年9期曾发过他的一组散文，分别是《声音》和《气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声音》，对深山中鸟鸣声的描摹，真切而生动：“时而是由远渐近响成一片的鸣声，就像大海托起的波涛扑面而来；忽然又在瞬间寂静无声，如浪尖上累极了的成群鸥鸟集体沉入波谷，消失得无影无踪……”看来，作者不仅是用耳，也是用心，用整个身体去聆听，去感受，去想象，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后来我又在《山花》等刊物上读到了他的其他作品，于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两个月前，接到郑建光的一个电话，说偶然得到我的一本散文集《旅枕无尘》，很喜欢。并因此萌生了让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隐微空间》作序的念头。而且很快，就从电子邮箱发来了他的作品。

很显然，集子中较有分量的作品当属纪游之作。看得出来，郑建光是一位喜欢思索的健行者，他不仅仅在风景中行走，在想象中行走，而且是在阅读中行走。他的阅读面很广，感觉也很细腻。知行相伴，知行随想，这使得他集中的若干散文，既有醇厚的生活况味，同时还多了几分书卷气。

他的文字也不错，字里行间，不时有灵动的哲思，跳动的诗情。比如，写曲阜的《万仞宫墙》：“我们来了，孔子还在路上。旅行车驶入曲阜，迎面而来的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大型雕塑。车辚辚，马萧萧，从头顶上轧过去，回响在历史的天空。”“一些人到泰山，说不上看什么，心中只有一念：我来了。这是真正的朝觐，不为什么，才是朝圣者的最高境界。雨不停地下，我湿漉漉的思维忽然透亮了许多，我登上了泰山，真好！”（《风景的另一面》）

集中还有若干杂感、随笔，或评说纷纭世象，或流连山乡旧事，或探寻隐微空间，履痕墨迹，皆有所悟。

我很欣赏《木驴》。大概是我曾经在闽北山区插队，拉过类似的“木驴”，也经历过这一场场有如生死搏斗般的繁重劳作。《木驴》唤醒了昔日的记忆，也唤起那些个难忘的青春岁月，虽然艰辛备尝却带着履险克危后的小小喜悦。那是对劳动的礼赞，对大山的礼赞，更是对生命的礼赞。

及至见了面才知道，出生于六十年代的郑建光供职于一家研究单位，是一位文史学者。但他自小热爱文学，坚持业余写作已有二十多年，这些文字，自是二十多年书山砚田辛勤耕耘的收获。

前不久，我曾应约为《散文选刊》原创版写过一篇卷首语，谈对当前散文的个人浅见。而读罢郑建光的《隐微空间》，我又有了将这些观点重述的欲望。我这样说：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各种观点也是杂色的。多元和杂色，或许能体现当前散文创作上的某些特点。在人们的眼里，散文已经不仅仅是一篇生活简单的赞美诗或是一段过往足迹的刻板记录。它大可穷极宇宙，小可洞烛内心；重则烹煮世象，轻则闲剪烛花。散文在回归本体的同时，显示出它开放的姿彩。

王国维说过“散文易学而难工”。难工，指的是它的艺术性。作为艺术的散文，首先在其“材料”即语言要美，要精练流畅；但又要语出天然，新奇鲜活，做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散文无论朴素也罢，华丽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散文的境界。散文的境界是主客观融合的产物，透析出生活的哲理，蕴含着人生的智慧。境界有大小，但不以大小分高下。散文有长短，亦不以长短称优劣。散文尤宜节制，删繁就简，去芜存菁。那些洋洋洒洒，动辄上万甚至十多万言的散文，未必敌得过一篇数百字的短制。散文不能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因为散文本来就是生活的多棱镜。散文还是搭建在人和自然之间的廊桥，是心灵和自然碰撞后发出的道道回声。

散文种种，实难尽述。但散文最重要的是要有个人品格。因为散文是最具个人化的作品，描绘的是生命的形态和生命的感悟。散文的血管里流出的必须是自己自己的鲜血。

我注意到，郑建光正在用自己扎实的生活和坚实的文字叩开散文的大门。作为一个在散文之路上的同道者，我因此而有所期待。

是为序。

（作者系《福建文学》主编、著名散文家）

目 录

序一:序《隐微空间》/ 汪惠仁 / 1

序二:在风景和阅读中行走 / 黄文山 / 2

|| 履痕墨迹 ||

风景的另一面 / 3

万仞宫墙 / 10

清凉崂山 / 14

青岛一瞥 / 17

趵突泉印象 / 20

一个人的树 / 22

王勃与滕王阁 / 26

被导游绑架的风景 / 30

墨香徽州 / 32

燕京行旅实录 / 35

|| 书斋视界 ||

锄禾 / 41

木驴 / 44

山母 / 47

声音 / 50

颜色 / 53

气味 / 56

门 / 59
彼此走出对方 / 61
人往低处走 / 64
独处 / 67
巍巍社稷 / 69
隐微空间 / 72
拧新 / 75
繁星满天 / 77
故乡沦陷 / 79
温暖的陷阱 / 82
露脸 / 84
文化不可仪式化 / 86
流言止于智者 / 88

|| 凡尘素描 ||

废墟的背影 / 93
破损 / 97
印记 / 102
误入歧途 / 105
没有炊烟的房子 / 108
喝茶 / 112
买书 / 114

丢失了名字 / 117

电视记忆 / 120

住院笔记 / 123

女儿 / 130

养宠物 / 132

|| 家园档案 ||

村庄辞典 / 139

老街 / 158

书香 / 162

佛凡无界 / 164

千年银杏林 / 167

文脉 / 169

书院 / 172

悲壮的风景 / 174

创作论：用良心写作之我见 / 177

跋：因你而精彩 / 183

履痕墨迹

风景的另一面
万仞宫墙
清凉崂山
青岛一瞥
趵突泉印象
一个人的树
王勃与滕王阁
被导游绑架的风景
墨香徽州
燕京行旅实录



多年前上泰山,也见到挑山工,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把两地的同一个现象搁在一起分析,我心头的迷雾终于散开——挑山工是活动的迎客松,也是景区的一道风景,谁愿意把风景抹煞了呢。

但是,把苦役当成风景欣赏,我们真的应该反思。

.....

古代文人雅士是把自己的身心交给山水,而今天却是把别人放逐,成为自己看风景的对象。

风景的另一面

泰山

我登上了泰山。严格地说是缆车把我们拉上了泰山。行前我做好了准备，专门买了登山鞋。到了现场一切由不得你，必须随团统一行动，导游三天两头陪客人真爬，不现实。所以，自从建了索道后，从泰山回来的人说我登上了泰山，就有点底气不足。2007年8月30日，泰山下着细雨，奇冷。我在南天门从缆车一钻出来，泰山冰冷着脸，面对我们，短袖夏装外加套头雨衣，抵挡不了泰山秋风秋雨的袭击。看见天街柜台后面的老板裹着严严实实的军大衣，愈发觉得寒冷，顿时浑身打战。临时买了一件长袖T恤穿上，胸前印着“我登上了泰山”六个豪迈的字，我红着脸轻而易举混入了好汉的行列。

各地景区都可以看到某某到此一游的字迹，“我登上了泰山”T恤可能也是为了满足游人的这种心理。泰山，五岳之首，我登上了，总要留下一点念想吧。从这一点上说，T恤与泰山的摩崖石刻意义一样。

泰山可以说是满山皆石，无石不字。玉皇顶盘路东侧的唐摩崖最具代表性。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在大观峰下凿出巨大的摩崖石碑，把亲自撰写的千字《纪泰山铭》镌刻其上。铭文记述了封禅告祭之始末，申明封禅是为苍生祈福。赞颂高祖、太宗、高宗等先皇之功绩，表明自己宝行三德（慈、俭、谦）的诺言。整体石刻布局匀称，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碑铭典雅，书法遒劲婉润，端严浑厚。大观峰下的这面石壁布满了“五岳之宗”、“壁立万仞”、“天地同攸”、“置身霄汉”、“呼吸宇宙”等等宋摩崖、清摩崖及明清刻石75处，满满当当的历代题勒，拥挤得像我国的人口，很难再找到落脚的地方。雨中，朦朦胧胧里的摩崖石刻像泰山胴体上的疤痕，传达出复杂的信息。泰山不惜以生命之痛，为好汉们赢得喝彩。中国文化让泰山背负起难以承载之重，我似乎听到了泰山粗重的喘息。

泰山的重量有几许，谁能称量？

秦始皇封禅台的故事在延伸,自从这位统一天下的英雄,登上泰山对天一揖,泰山就不仅仅以山的形象出现了。历代亲自到泰山封禅的皇帝有12位,遣使告祭的就更多。人们把登上泰山看作生命意义的强调,不只帝王,有些不太普通的普通人,也一样在泰山的身上挥汗鏖字,抒发豪情。玉皇宫之下,矗立一块自底部向上渐削的无字碑,有人说是秦碑,有人说是汉表,千百年来的史学家争吵不休,像今天时断时续的雨,没个了断。高耸的无字碑旁,站着一块刻满飘逸草书的小石碑,如幼儿园白白嫩嫩的小男孩拽着巨人的衣襟在撒娇。再看落款,吓了我一跳。以先生的思想智慧没有必要依傍在古人的翅膀底下凑热闹,可能他也有穿上“我登上了泰山”T恤一样的心理。

泰山日观峰是看日出的绝佳地点,我伫立于拱北石之侧,凝视左前方“雄峙东海”石刻,耳边响起山东布政使李兴祖的吟咏:“才听天鸡报晓声,扶桑旭日已初明。苍茫海气连云动,石上游人别有情。”在一片白茫茫的雾幔中,我努力想象日出时的壮观场景。泰山观日出,正如泰山本身,作为一种意义被升华,作为一种精神被张扬,使芸芸众生趋之若鹜。所以,日观峰也留下了不少石刻。除了历史上的圣贤、思想家、骚人墨客、佛道高人等各路好汉,在泰山勒石题刻的还有近现代的政治家。当然,更多的人只能是留下脚印。然而,从摩崖石刻的背后,我却读出别的信息,有些人好像并没有到过泰山,有些内容也不是题给泰山的,难道泰山要踩着这些人的肩膀增加高度?肯定不是!也不是那些个不普通的普通人要借助泰山的手托起自己的伟大,从而实现永垂。真正让泰山背负重担的是一些好事之徒,“克隆”了他个人记忆中的,或者集体记忆中的好汉的手迹、思想,让他的好汉登上了泰山。同时,逼迫泰山承担起庸俗的责任。面对拱北石漫漶的水迹,我似乎看到了泰山的泪痕。

在通向玉皇顶的山道旁,兀立一块两人来高的石头,竖刻着“五岳独尊”四字。许多人在此排队留影,象征着我登上了泰山。这个景点还成为2005年版“五元”面值人民币背面的主图案,因此也最温暖游人的心。我瞅准机会往前一站,“咔嚓”一声,钻进了钱眼,于是成为有钱人。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实在。在泰山留下几个字而不朽,不是普通人要想的、敢想的。

好在,也没有发现那些石油巨头、地产大亨、IT业领袖、片酬千万元的影星、年薪几千万的CEO、球星能在泰山买下一方石壁,勒刻豪言壮语。泰山坚守了最后一道防线——不被卖掉。这是万幸。我不是杞人忧天,强权时代,泰山是政治;经济时代,泰山就不能是别的一点什么?

下山时,大多数人舍弃了缆车,选择步行,我也一样。从南天门到中天门,尤其是十八盘,磴道陡峭,风光奇峻,雨水从石崖顶端流下,刷出一道道不规则的湿痕,衬托出泰山饱经风霜的沧桑和凝重。道旁石崖上林木葱茏,疏密有致,间或闪出一二方摩崖石刻,倒是悦目赏心,如同大闺女鬓边的黄花。而大观峰下的摩崖,有点像疯婆子,一头插满艳丽的花草。雨还在不停地下,心里只惦记着快到中天门,然后乘坐景区专车回到泰山脚下。所以,下山像赶路。

本来,下山与上山有着一样的意义,都是旅游的过程,但由于上了玉皇顶,好像是完成了一桩使命,下山纯粹是归途了。一路上不断遇到真正的登山者,有白发老人,有年轻的女学生,还有外国朋友……他们或拄杖相携,或支腰喘息,或席地小憩,令我敬佩!不少人向我打听还有多少路程,我从南天门到中天门一路来都给了同样的答案:快到了!这时,我一定显得十分伟岸,尤其是上山的人仰视我身上这件“我登上了泰山”T恤时。我心里在想,脸上却一阵阵的燥热。一些人到泰山,说不上看什么,心中只有一念:我来了。这是真正的朝觐,不为什么,才是朝圣者的最高境界。雨不停地下,我湿漉漉的思维忽然透亮了许多,我登上了泰山,真好!

庐山

一泓安静的水,平滑如镜,在晨曦中不见一丝涟漪。我没有想到踏进匡庐之门,首先撞入眼帘的居然是高山上的一个水泊——芦林湖。当年白居易曾经在湖边循径赏花,据说他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指的就是此地。湖中有曲桥、水榭;沿路有几处小亭,其中一座亭中有“花径”二字刻石,相传为白居易所书,不知真伪。我行走在花径上,却不见一朵山花向我绽放笑脸,更没有花团锦簇夹道欢迎了。这不是徒有虚名吗?我拍拍脑门,忍俊不禁暗自哂笑,今天是8月14日,除非武则天,还有谁能令百花在这个季节盛开呢?顺应天时,随遇而安,才是生命的真谛。人的一生当中,能觅到一处可以寄意的山水,应当算是一种安慰。但庐山并非像这湾碧水般恬淡,对于裹挟一身风雨的江州司马,以及随后上庐山的人,表面看来像芦林湖一样水波不惊,内心却是潜流涌动。唐人钱起《江行望匡庐》诗云:“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风起云涌是庐山真面目,古人面对云雾笼罩的匡庐,会想象邂逅六朝时的僧侣,我无力穿透千年时空的阻隔,隐隐感到的只是当代风雨洗刷之后的寒意。

我知道庐山不缺水,但不知有湖。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打湿了课本,打湿了教室,缘于此,我才记住了庐山。然而,经过岁月过滤,庐山沉淀在我记忆里的是峰峦的巍峨与冷峻,没有水的律动与灵气。我找不出理由,在玄想中仿佛看见,一行人从白居易草堂的背影里向我款步走来。曾经涵养了慧远、王羲之、陶渊明、周敦颐、朱熹、王阳明等人心灵的庐山,不知什么时候竟然被文人雅士疏远了,或者说,庐山更换了外衣,蜕化为一座政治的山。游览仙人洞之后,我似乎若有所思。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仙人洞的魅力不在于它美丽的传说,大多数人是奔着“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词意境而来的。

庐山在成长,已经不是古代的匡庐。

丰子恺在《庐山游记》中说,大禹在治水时曾经登上大汉阳峰,庐山让我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许多大山都是天子威仪的象征。譬如,自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历代帝王不厌其烦登顶祷祝,泰山被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意识形态里的一种标志。然而,庐山在历史上主要以文化名山的形象屹立于长江边,并不承担“政治”责任。从三叠泉回来的路上,我不断拷问:是什么声音压住了李白瀑布的轰鸣?是什么景象遮掩了六朝僧侣的身影?直到站在美庐的宽大露台上,我还在思考。庐山气候凉爽宜人,被蒋介石定为夏都,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二十多年,有许多时候是在庐山度过。1959年6月29日上午,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进了美庐,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道:“蒋委员长,我来了!”

蒋介石很多重要会议、活动、决策,都在庐山上进行。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布署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军事“围剿”。1937年6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在庐山进行谈判。同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正式发表《抗战宣言》,宣告中华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引起强烈反响,庐山也因此备受全国和全世界瞩目。毛泽东对庐山也情有独钟,我们熟悉的几次大的事件,都是在芦林一号内做出决策的结果。

这几天适逢南方秋老虎发威的季节,庐山却给人清风拂面的快意,这样的环境有助于人的思维,令人思想活跃,可以坚定平日里摇摆不定的决心。在芦林一号即现在的庐山博物馆,我在陈列着彭德怀写给伟大领袖信件手稿的玻璃柜前驻足良久,感觉到有一阵阵风雨披覆着我的双肩、后背,渐渐充盈了整个静寂的展厅。